三江源的生态危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1999 年，中国探险协会组织了水资源专家与其他科学家对澜沧江的综合考察，通过考察提出了“开发大西北，保护三江源”的建议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重视。

2000 年 2 月，国家林业局给青海省下发了《关于请尽快考虑建立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函》公文。5 月，青海省政府正式批准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8 月 19 日，国家林业局和青海省政府在玉树州通天河桥畔举行了隆重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揭碑仪式和成立大会。

三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经过退牧还草、退耕还林、水土保持、防止鼠害、湿地及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移民、小城镇建设、能源建设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年后，草地面积净增 123.7 平方公里，荒漠生态系统面积净减 492.6 平方公里，黄河源头不仅重现了消失多年的千湖美景，扎陵湖和鄂陵湖湖区面积超过了有文字记录以来的最大值。黑颈鹤、斑头雁等鸟类以及藏野驴、藏原羚等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让牧民成为江源生态保护的受益者

2016 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三江源地区启动。按照规划，三江源国家公园分为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总面积 12.3 万平方公里，覆盖青海 12 个乡镇、牧民 65000 多人。三江源国家公园将成为全世界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肩负着“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保护管理经验，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重要使命。

2018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正式发布，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了三江源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建成国家公园的目标，为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保护生态，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育区和生态保育修复的 5300 多万亩退化草原实行严格禁牧。因此，也是从 2016 年开始，园区增设近 6000 个生态公益管护岗位，为当地牧民改善生活创造条件，形成共建共享新格局。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有 1.7 万名生态管护员，定期开展生态巡护、监测记录野生动物、跋山涉水捡拾垃圾，实现生态管护“一户一岗”。不少捕杀野生动物、破坏草原等案件，均由生态管护员第一时间发现并上报。

除草原禁牧奖补资金收入外，生态管护员岗位还有每月 1800 元工资。“现在草长得和羊腿一样高，很多草原上曾经消失的动物又回来了。”一位生态管护员表示，牧民生态保护意识明显增强，主动减少牲畜量，封育草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绿水青山出一份力”。

除了生态管护的收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逐步开展的生态体验特许经营，让越来越多的牧民成为江源生态保护的受益者。

得益于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改革“春风”，如今的三江源腹地已告别了昔日“九龙治水”局面，水草丰美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然成为了众多野生动物生存栖息的乐园——成群结队的藏野驴在辽阔的草原上“撒欢”，藏羚羊再一次迎来回迁季开始大规模迁徙，辽阔的草原和连绵的山峰也应和出了雄浑苍茫之大美。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 15 年来，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累计完成投资超过 200 亿元。三江源区水源涵养量增加到每年 408.95 亿立方米以上，年均增幅超过 6%，草地平均盖度、产草量分别比十年前提高了 11%、30% 以上；当地牧民收入年均增长超过 10%，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历史上的这一周

1935 年 8 月 21 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这是红军长征中一段最艰难的历程。

1937 年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举行洛川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54 年 8 月 16 日，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试制成功。

1982 年 8 月 17 日，中美两国经过长期谈判，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美方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水平，直至最终解决”。中美共同发表了《联合公报》。

1994 年 8 月 19 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